

长篇历史小说

下部 血沃镡缨

真相

ZENG GUO FAN
ZHEN XIANG

罗石贤
著



曾国藩

曾氏的人生哲学真相

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相

曾氏周围一千著名晚清人物及其关系真相

在大是大非面前曾氏心灵的真相

长篇历史小说

下部 血沃镔缨

真相

ZENG GUO FAN
ZHEN XIANG

I247.53

200:2

罗石贤 著



曾国

藩

曾氏的人生哲学真相

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相

曾氏周围一千著名晚清人物及其关系真相

在大是大非面前曾氏心灵的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真相/罗石贤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1

ISBN 7-5008-3211-7

I. 曾... II. 罗...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086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傅 婷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 //www.wp-china.com](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600 千

印 张: 29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下部)

血沃镔缨

第二十四章

左宗棠惹横祸福星高照

咸丰帝逃热河辱国丧权(457)

第二十五章

曾国荃围安庆强攻死守

袭祁门李秀成功败垂成(473)

第二十六章

反包围小英王腥风血雨

克安庆纵湘勇抢掠奸淫(492)

第二十七章

皇帝死那拉氏宫廷政变

赖慈禧曾国藩无灾反荣(512)

第二十八章

督四省揽大权改放巡抚

曾国荃率胜兵包围金陵(533)

第二十九章

左宗棠论天下觊觎神器

李鸿章走上海巴结洋人 (551)

第三十章

忠王府办婚礼张灯结彩

曾老九悬孤军瘟疫横行 (568)

第三十一章

彭玉麟访水道阴谋奇袭

太平军苏州城再出叛徒 (593)

第三十二章

洪天王托遗孤命归天国

曾国荃吉字营攻陷天京 (612)

第三十三章

抢财宝各路军冲进王府

为掩饰抢劫罪火烧王宫 (630)

第三十四章

突重围李秀成英雄末路

奏凯报儿皇帝封赏曾家 (646)

第三十五章

第三道圣旨下心惊肉跳

躲灾祸诱忠王自述口供 (661)

第三十六章

洪天王暴尸日惊风飘雨

曾大帅冒天怒擅杀忠王 (674)

第三十七章

赏不均起争端湘军哗变

躲灾难曾老九开缺回乡 (701)

第三十八章

萧孚泗运财宝九江被扣

满大臣来南京逼迫裁兵(724)

第三十九章

借人头强裁军争取主动

穷骨头抖精神督办江南(748)

第四十章

逢喜讯甲子科江南乡试

侯爵爷秦淮河宿柳眠花(770)

第四十一章

彭玉麟辞总督焦山还愿

征捻军再推诿要挟出兵(799)

第四十二章

誓师炮惊吓死怀中宝贝

曾侯爷剿捻军失败告终(826)

第四十三章

武昌城巡抚总督开内战

回金陵办工业再督两江(845)

第四十四章

平西捻初入宫朝见太后

望海楼一把火留下遗书(856)

第四十五章

马总督被杀案留下破绽

接诏书曾侯爵再审狐疑(883)

第四十六章

病危急招门生江宁诀别

留遗嘱处乱世莫失兵权(903)

曾国藩真相

后 记	(913)
-----------	-------

第二十四章 左宗棠惹横祸福星高照 咸丰帝逃热河辱国丧权

却说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陈玉成、李秀成一举击溃江南大营，清军嫡系被太平军消灭殆尽，朝廷不得不把希望转向惟一能抵挡一下太平军的曾国藩。仓促间令曾不再入川，上谕加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命他带领各军援救苏、常。援川部队改从湖南选调，湖广总督官文乃派永州总兵樊燮带三千绿营兵入川，以阻挡石达开入川的凶焰。

这樊燮原来是官文五姨太的兄弟，为人贪婪成性，仗着与湖广总督有郎舅之亲，更加有恃无恐。巡抚衙门早就接到永州的弹劾，骆秉章不敢得罪官文，一直压着不办。左宗棠亦碍着巡抚面子，不便处理，但内心里对樊燮恨得要死。左宗棠混进官场，尚未正名，对倚仗权势狐假虎威的人格外忌恨。

刚巧樊燮接到入川令，率兵路经长沙，来巡抚衙门辞行。那日，恰好骆巡抚与左师爷正在巡抚衙门升堂议事，两司、道员、提督、总兵一应文武官员分立堂下。樊燮通报以后，昂首挺胸阔步入堂跪拜道：

“卑职永州总兵樊燮参见抚台大人！”

言毕，抬头站起身。却见堂上赫然正襟危坐着两人，左为骆秉章，右为左宗棠，且每人跟前各设桌案。他不由一怔，心中暗想道：

“久闻湖南官场有‘一印两官’之说，果然如此。哪有师爷与抚台同坐入堂的道理？这真是大清二百多年来的奇闻！”想到此，他对添坐一侧的左宗棠装作没有看见。左宗棠对樊燮的傲慢无礼已心有不悦，本就窝着一肚子火，偏这樊燮不知天高地厚，当骆秉章应酬式地说樊总兵此次率师援川，想必不会辜负制台大人的倚重及皇上的圣命时，他却大话连篇地道：

“石达开脱离洪逆成了流寇，势单力孤，兔子尾巴长不了。其实长毛不过跳梁小丑，石逆不过是长毛中的小跳蚤，此番统兵入川，当尽快一举殄灭石匪，向抚台大人报捷。”

“此话说得孟浪些了吧！”左宗棠哧地站了起来，轻蔑地瞅着樊燮说，“去年石达开围攻宝庆、祁阳、武冈，本师爷受抚台之命调你永州兵增援祁阳，你樊燮怎么迟迟不敢出兵？那次袭祁阳的仅是彭大顺、朱衣点六万人马，还不是石达开的主力，就吓得你尿湿裤子，直等彭大顺、朱衣点主动撤兵西去，你才装模作样赶到祁阳。再说，自从长毛作乱，朝廷调兵遣将几十万，耗饷几万万，至今未把长毛平定下去。何况石达开乃人中之豪杰，长毛中的枭雄，曾涤生皆数败其下，你说这话，不知道脸红？”

左宗棠一席话，说得堂前文武官员哄堂大笑，都以鄙视嘲弄的目光瞅着樊燮。樊燮哪里防备天不怕地不怕的左宗棠这一手当众揭丑？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气得青红紫绿，里外不是人，只恨地不开裂无缝可钻。他强扭着脖梗结结巴巴地吼了句：

“左，左……军爷不跟你一般见识，走，走走着瞧……”转脸朝骆巡抚一拱手：“卑职告辞。”转身便走。

“回来！”左宗棠勃然大怒，喝道。

樊燮在门口怔住了。左宗棠冲过去，手指着他的鼻梁喝问：

“樊燮，你一小小总兵，居然进衙门不向我请安，出衙门不向我告辞，你也太嚣张了一点！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谁像你一样？”

“朝廷并未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樊燮怒不可遏，尖酸刻薄

第二十四章 左宗棠惹横祸福星高照 咸丰帝逃热河辱国丧权

地喊，“何况我乃朝廷正二品总兵，而你不过是一个四品幕僚，哪有倒过来请安的道理？”

左宗棠一时语塞，气得拳头捏得嘎巴响，猛地抬脚就要踢樊燮。骆秉章眼疾手快，跳了过去，一把拦住左宗棠道：

“季高，你这是干什么！”又转对樊燮，“樊镇台，你请回吧！”

“王八蛋！……”

樊燮溜走了，犹听后面左宗棠在跺脚大骂。怄了一肚子气抵达武昌，樊燮见了姐夫官文，添油加醋说湖南如何“一印两官”，骆秉章与左宗棠同时升堂听政；左宗棠如何喧宾夺主，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左大胆如何蔑视朝廷命官，动脚踢他，一五一十哭诉了一番。加上五姨太拨弄是非，第二天，官文就向咸丰帝上了道折子，将樊燮所说摘引几条，给左宗棠戴上把持湖南政事，为非作歹的“劣幕”帽子，请求皇上处置。

咸丰帝接到官文奏章，不免大吃一惊，原来久闻下臣荐举左宗棠如何有才，常在心中掂量着准备重用，想不到左宗棠却原来不过是一害群之马，一个有才无德的劣等幕僚。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置这件事，旋又收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常本林与湖广道监察御史富阿吉二人联衔上奏，状告湖南一印两官。向朝廷弹劾骆秉章如何无能，却让左宗棠一四品幕僚代行巡抚事，越权行令，乃为国法所不容。

奏折最后道：

湖南一印两官，乃亘古未有之奇闻，亦为我大清二百年所罕见，实属大千国律。久必滋生隐患，祸及朝廷，累及社稷。切请我主明察，早作圣裁，以除后患。不杀左宗棠不足以正朝纲。

两份奏折，不约而同都把矛头指向左宗棠。咸丰帝感到了事

态的严重，一个小小四品幕僚竟敢代行巡抚事，有如此声势，且素闻其雄才大略，倘若今后做到督抚大员，岂不要振臂一呼，就想号令天下，操纵国家？如此有才无德之人绝不可留，一怒之下，赫然下旨：

湖南被劣幕把持，可恼可恨。且一印两官，自古前所未闻。着细加查明，若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以绝后患。

奏折递回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官文的六姨太正与五姨太争风吃醋，六姨太偶然看到皇上的朱批，知左宗棠与胡家非比寻常的关系，便悄悄把消息告诉静娟夫人。别忘了静娟夫人陶惠与左宗棠的女婿陶沅是亲姐弟，哪有见自家兄弟的丈人不救的道理？便求丈夫设法搭救。胡林翼与左宗棠除了亲戚关系，还有祖父辈起的几代世交和在长沙城南书院三年同窗学友之谊，情深谊厚。听此凶讯，心急如焚，一面派家弁胡汉送信到长沙，告知左宗棠，一面给在京师的郭嵩焘、王闳运发信，请他们设法调停。

此时的郭嵩焘供职南书房，王闳运则在咸丰五年离开曾国藩上京会试，被肃顺看中，留在肃顺家作教席。胡林翼请二位密切注视朝廷动向，暗中相助。

左宗棠接到胡林翼的信，知大难临头，立即向骆秉章辞职。骆秉章听到胡林翼捎来的密信，惊诧之余，悲叹道：

“骆某与你左季高共事多年，全赖先生经天纬地之才，主持湖南大局，可想不到堂堂盖世之才，竟遭小人构陷，惹下杀身之祸。但愿天理昭彰，早日洗清沉冤，与君再见聚首。”

左宗棠回家安置了妻小，以上京会试为幌子，带着仆人左矮子，匆匆乘船北上。这时，胡林翼收到郭嵩焘自京师递来的密函，说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穆荫与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宗稷辰，对樊燮

第二十四章 左宗棠惹横祸福星高照 咸丰帝逃热河辱国丧权

弹劾左宗棠一案提出质疑，并联名向皇上上了一道奏疏，请求对此再详加查明。咸丰帝览疏心动，且久闻左氏近几年在湖南的政绩与名满朝野的声誉，也害怕官文、常本林、富阿吉等人所奏不实。转而怀疑他们是否挟私报复，惟恐自己一怒之下所下谕旨，将导致错杀能臣干吏，便令都察院遣湖广道监察御使宗稷辰赴湘查实。

胡林翼打听到宗稷辰的行踪，待他的官船停泊汉口码头，胡林翼便带了几名心腹随从过江，去拜会宗稷辰。殊料宗稷辰为人最是耿直刚正，不等胡林翼开口，便板起脸道：

“左宗棠才高八斗，秉性刚倔，岂止本御史久有所闻，其名重九天，京中满朝文武无人不晓。人称曾、左、彭、胡，乃湖南四杰。想想这几年你们带兵练勇，抗击长毛，力挽东南危局，如此卓绝功勋，当今朝野能有几人？故咸丰六年宗某向朝廷举荐人才，左氏之名便位居第一。宗某不徇私情，纯为国家惜才。”说着话锋一转，直视着胡林翼说，“胡中丞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与左宗棠有莫逆之交，本御史正奉朝命办理此案，你竟连夜携礼造访，传了出去，人家会怎么说？中丞是个极聪明的人，你我理当避嫌才是，怎能反而做出这般蠢事。请将一应礼物全部带回，恕宗某不能笑纳。”

胡林翼虽碰了一鼻子灰，但心里却踏实许多。既然宗稷辰举荐过左宗棠，且刚直不阿，颇有爱才之心，定然会秉公执法，如实办案。这时左宗棠已抵武昌，与胡林翼商量的结果，暂不入京，藏匿在黄梅朋友家里等待朝廷动向。

宗稷辰担心官文再来拉拢他，胡林翼走后，他令立即开船，直驶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早得胡林翼知会，宗稷辰一行抵湘，巡抚衙门紧密配合，给监察御史宗稷辰的查访提供一切方便。宗稷辰办事雷厉风行，带着几名随员，由省垣到地方州县，从省府官员到平民百姓，还亲自到樊燮原驻军的永州、祁阳战场，明查暗访，花了半个多月时间，终于彻底弄清左樊一案的全部事实真相。

他得出的结论是：骆秉章深沉老练，宽宏大度，善于用才，充分

曾国藩真相

发挥幕僚左宗棠的卓越才干，襄助组建湘勇，抗击长毛。左宗棠辅助幕政绩更是卓著：特别是帮助曾国藩运筹决策、提供军饷，颇多建树。尤以去岁伪翼王石达开入湘，连陷宜章、兴宁、桂阳和宝庆府、祁阳数州县，全省震动，惟左宗棠镇定自若，指挥境内绿营、并急召出省湘勇回援，分兵迎敌，最终击退石达开部，远窜它乡。如此看来，所谓“一印两官”，纯系诬陷之词。

宗稷辰越是深入了解左宗棠，越是兴奋不已。他就在长沙下榻的省府公馆里，连夜亲自撰写了《左樊一案上奏御览折》，他以直笔秉书，盛赞左宗棠乃当今戡乱奇才，只因狷介正直，嫉恶如仇，故开罪小人，而百姓社稷获益。值此宇内纷扰，三湘略能安枕，固仗骆中丞镇抚之功，亦赖左宗棠赞襄之力。接着他列举了左氏协助曾国藩练勇，平定省内匪患，去年击溃伪翼王等等一系列事实。笔锋一转，说到原告永州总兵樊燮，将樊燮贪赃枉法，玩兵侵饷，放纵部卒滋扰地方，甚至夜抢民宅，而长毛石逆来了畏敌不前，延误军机等等查访的实情，一一说来。奏折最后道：

纵观左氏，乃当今戡乱之大才，以四品幕僚襄赞之位，而得一省之安宁。与贪赃枉法畏缩不前延误军机之二品总兵，有天壤之别。樊氏辞行咆哮公堂，左氏怒而呵责，实出义愤，并非无视朝廷命官。况且当今天下纷扰，正国家用人之际，更兼养成一人才极不易耳。切望圣聪垂旨奖掖人才，则为兴国之本。唯我主英明神武，体察秋毫，必能抚恤下情，借以昭示天下。伏乞圣鉴，切切。

就在宗稷辰在长沙拜发了奏折，启程返京之日，湖广总督官文为了抢先一步取得咸丰帝的信任，最终置左宗棠于死地，便也指派手下安襄郢荆兵备道毛鸿宾入湘。毛鸿宾在长沙、永州逗留了几天，做做官样文章，并拉拢旗人出身的湖南布政使文格，一起联衔

第二十四章 左宗棠惹横祸福星高照 咸丰帝逃热河辱国丧权

又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重复官文原来奏折中所诬陷左宗棠的莫须有罪名,再一次重申湖南为劣幕把持,造成“一印两官”的混乱局面,请求皇上坚持原议,杀一儆百。

咸丰帝接到两份截然不同的奏折,有些为难。其时正逢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肃顺进殿,禀呈当日政务,便与肃顺商量。肃顺回府后与王闳运谈起此事。王闳运在肃顺面前乘机荐举左宗棠,说他有治军奇才,曾国藩的湘勇能对付长毛,是左宗棠在后面出谋划策。肃顺从自身利害关系出发,极愿保护超拔汉族大臣,便对王闳运说:

“左宗棠惹了大麻烦,参保的折子针锋相对,听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左宗棠关系很不一般,我劝皇上特旨垂询曾、胡二人的看法。你再去找找郭嵩焘,联络几个翰林院名儒,给皇上上书。到时候,我就好出来说话了。”

咸丰朝最有名的翰林,莫过于壬子年探花、吴县人潘祖荫。时为翰林院内阁学士,与郭嵩焘同值南书房。此公喜爱古玩,尤喜收集古砚。郭嵩焘投其所好,从琉璃厂摊子上重价购得苏东坡用过且在砚台底部镌有“东坡珍藏”四字的一方端砚,邀潘祖荫上酒楼喝酒。酒酣耳热,郭嵩焘拿出古端砚,趁潘祖荫兴致正浓,不露痕迹地说到左宗棠与樊燮一案。这潘祖荫正为家乡被长毛沦陷而苦恼,纵观天下,现在惟一能解救金陵的,就数曾、左、胡训练的湘勇,听说左宗棠受到官文、樊燮之流构陷,立即满口答应郭嵩焘的邀请,欣然命笔,以数名翰林学士的名义给咸丰帝上了一份折子。

这位才华横溢的翰林学士,在奏折中,出语惊人: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一千古佳句,果然博得咸丰帝的欣赏。斯时,曾国藩、胡林翼的回奏也到达咸丰帝的手中。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是:

曾国藩真相

“左宗棠乃刚直君子，为人坦荡，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飭令领兵剿贼，或令办理湖南团防，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胡林翼的回奏是：

“臣查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幕僚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机，佐助曾涤生训练湘勇，遂以克复江西、湖北、安徽之失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谮大戇、宽饶少和之讥。恳请天恩酌量器使，飭湖南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这时，肃顺趁着潘、曾、胡等人的奏疏，力谏咸丰帝免查左宗棠之过失。未几，恭亲王奕訢、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穆荫也都纷纷为之求情。而江南大营业已溃败，手中再无抵御长毛的嫡系之兵，咸丰帝纵观大局，乃依众人所请，赦免左宗棠死罪。随即降旨一道：

兹因左樊一案，官文、常本林、富阿吉、毛鸿宾、文格等人所奏多有不实，虚辞构陷，朕览疏极为愤懑！姑念尔等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地方大员，免于追究，下不为例。幸得江南道监察御史宗稷辰、翰林侍读学士潘祖荫等据理力奏，刚正不阿，为左宗棠辩白沉冤，朕甚为欣慰。着令奖掖。左纵有小过，然无碍于大纲，且赞襄骆秉章巡抚湖南，政绩显著，尤极力倡导在湘督办团练，专事湘勇后勤，以运筹决策，支持曾国藩率勇出省作战，进剿长毛，屡建奇勋，将功折罪，功大于过。着免于议处，赐同进士出身。并恩准暂归原籍，静候朝旨，以期量才补用。

皇上的上谕传到湖南巡抚衙门，骆秉章旋即函告胡林翼。胡林翼闻皇上免于左宗棠罪过，还赐同进士出身，喜出望外，立马差家弁胡汉飞骑至黄梅县左宗棠隐居的友人家里。左宗棠因祸得

福，躲过了劫难，转危为安，众亲朋好友都为他庆贺。

然而，左宗棠还来不及返回湖南，朝廷蓦然遭受劫难，把个咸丰帝弄得狼狈不堪。

原来咸丰十年八月，英、法海军借口两年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天津条约》要在北京换约，骤然从大沽口登陆。八月二十三日侵占天津，迅速向北京推进，很快到达北京城下的通州。

这日，咸丰帝身体不适，正在养心殿调养，肃顺慌慌张张走了进来，一看皇上倚在卧榻上，神情疲惫，便必恭必敬禀报道：

“皇上，奴才有一紧急军情，不得不报。”

“出了什么事？”咸丰帝瞅了肃顺一眼，懒洋洋地问。

“英、法海军，从大沽口登陆，大前天侵占天津，听说今天快要打到通州了……”肃顺一口气说了下来。

“啊！”咸丰帝拿在手上把玩的一颗鸡蛋大的宝珠，惊落坠地，砰地一声摔得粉碎。大太监闻声进来，将万岁爷搀扶起来，咸丰帝惊魂未定地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说是来北京换约，”肃顺惶恐不安地回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拥重兵而来，肯定不安好心。”

咸丰帝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沉吟了好一会儿，忽地抬起头说：

“立即告知怡亲王载垣，由他率人赶往通州，设法与英、法联军谈判。只要他们不进北京城，什么条件都好说。”

“如果洋人的条件过于苛刻，该怎么答复？”

“只要能保持住天朝的威严，其他尽管去谈好了。”咸丰帝无奈地摆了摆手。肃顺“喳”地一声欲退下，忽又回过身来请问：

“万岁爷，如果洋人万一不肯停战，要不要诏令全国各省督抚率兵前来勤王，或者，或者……”

咸丰帝心内一阵阵痛楚：各省督抚手下的绿营，全都是无用之徒，打了十年长毛，逆贼没有打垮，倒是一个个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被打得落花流水。各省会党都控制不了，按下葫芦浮起瓢，除了曾

国藩、胡林翼的湘勇、楚军，还能抵挡一下，别省督抚率兵前来勤王，只怕越勤越“亡”。想到这里，他摆了摆手，长叹一声道：

“罢了，罢了。”他摸摸冒虚汗的额头，想了一下，复又吩咐，“传朕旨意，令曾国藩选拔精勇五千人，命大将鲍超统帅，兼程前进，克日赴京。”根据过去的经验，他怕曾国藩借故推委，特意叮嘱说，“在上谕中特别饬令曾国藩，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

肃顺走后，二十九岁身体却明显衰弱的咸丰帝，在大殿上仍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怕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天威尽扫不说，甚至连命都保不住。想来想去，曾国藩远水难救近火，鲍超就是率兵赴京，日夜兼程，没有半个月二十天也到不了。而洋鬼子眼看打到了通州，兵临城下，还是三十六策走为上策，立即令大太监宣恭亲王奕訢等亲王晋见，商讨万全之策。

奕訢等亲王进殿，咸丰帝望着他的这班亲王兄弟，久久没有说话，只是含泪长吁短叹，最后以自家人的忧伤口吻说：

“天有不测风云，大清朝多灾多难。南边的粤匪长毛尚未剿灭，近在鼻子底下的洋人又作难。现在英、法联军已兵临城下，无非是要割我天朝之肉。朕已让肃顺拟旨，诏令曾国藩派湘勇前来勤王，朕即日离京，巡幸热河。恭亲王留守京师，与怡亲王载垣一道共商退兵大计，尽量避免军事冲突，只要能保住大清朝威严，稍存体面，还是以议和为上。”

朝野震惊，群臣惶悚。

咸丰帝带着钮祜禄氏皇后、那拉氏贵妃及一班御前大臣、皇室亲贵，悄悄离开北京城，去数百里之外的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巡幸”。这天清晨，皇帝、皇后和贵妃的龙车凤辇，皇室亲贵们的车队，在数百名侍卫、御林军马队拱卫下，走出东华门，毫不张扬地往东北方向驶去。与平日巡幸相比，其罗盖仪仗的规模都小多了，在前面清道的太监、侍卫也不敢作威作福，连响鞭和吆喝声都没有。静悄悄地，仿佛害怕庶民百姓知道兵临城下时他们的万岁爷逃命